考清朝源流　析其中真相

——读《满洲开国史》

李尚英

孟森先生是近代明清史研究的鼻祖，一生写过很多颇具影响而又堪称留世的著作。《满洲开国史》可谓其中之一。

孟森先生在《满洲开国史》一书中，论及建州女真时说，“即考源流·乌能不析其真相”（见该书第44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。以下引用该书时只注页数）。我认为，这句话就是孟森先生著《满洲开国史》的宗旨和主要目的。也就是说，该书主要是考究清朝源流，“集中揭发二百年间清与明之关系真相，诚为历史上一大快事”。①

满洲在明初称建州卫，后又析为三卫，其中建州左卫为清世直系所自出。清自认之始祖肇祖原皇帝猛哥帖木儿及其父挥厚，在元明两代均受中央政府官职；满洲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也得力于明廷的扶助。可见，清之先世始终受明廷统治和管辖。然而，自天聪九年（明崇祯八年，1635年）之后，清太宗皇太极出于灭明和建立满族一统天下的目的，“捏造满洲国名，尤讳建州，不认臣服于明之史实”（第204页）。清朝前期，清统治者为镇压社会上的“反清复明”活动，继承了皇太极的衣钵。如清高宗就明白说过：“我大清兴于东海，与中国无涉，虽曾受明之官号耶，究不过羁縻各系而已，非如亭长、寺僧之本其臣子也。”②清末民国初年，一些清朝遗老和守旧派为抵制革命，为挽救或恢复清朝统治造舆论，更是要尽心思，捏造假状，以泯灭其祖先事明之史实。*这就使清朝建立之前的满族*历史及其与明朝的关系呈一片黑暗。孟森先生追溯源流，详加考辨，揭穿了清统治者和遗老们的谎言，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，在明清史的研究中立下了殊勋。

《满洲开国史》首考满洲名称之来源，这确实是问题的一大关键。因为，“满洲二字，清一代自认为未有中国以前之国名，又自认为未能立国以前之部族名。”据传清初人之著述，则称满洲为建州，似乎满洲古已有之，实际上“**满洲本无此名也**”。（第1页）孟先生指出，建州最初设卫时，明廷以阿哈出为指挥使，一传释家奴（李显忠），再传李满住。清太祖努尔哈赤之时，其将士尚称之曰满住，“可知‘满住’二字，为建州最尊之称。”再“观后来清之至尊，……沿旧俗则使其下称文殊，以佛号自尊”，故建州可谓“以满住即文殊，为其酋长之部族，此即所谓满住部族，亦可谓为文殊部族。既借‘洲’字以影附地名，则即谓之满洲部族宜也。”至清太宗时，废后金之名，下令将满洲定为国名，“亦非临时所突造，其来有自”。（第5—6页）商传先生按孟先生的考辨方法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“自建州而后金，自后金而满洲，自满洲而清，考一满洲之来源，则清之掩饰其事明之迹昭然矣。”③确为画龙点睛之笔。

但是，孟先生的考辨并未就此歇笔，而是向纵深发展，即全面考述了女真族历史和野人、海西、建州诸部族、清之先世与明朝的关系。

关于明代东北的疆域。清统治者为表示自居于明之化外，与明不相统属，而对明代东北疆域肆意歪曲。《钦定满洲源流考》卷十三就声称：“明初疆宇，东尽于开原、铁岭、辽、沈、海、盖；其

东北之境，全属我朝。及国初乌拉、哈达、叶赫、辉发诸国，并长白之纳殷、东海之窝集等部，明人皆未涉其境。”对此，孟先生指出，清官书所说的明初疆域，实际上指的是明辽东都司辖境。而女真“向化”以后，明廷于辽东都司之外，添设了奴儿干都司，其治所在黑龙江东北，濒海之地；再从明宣宗宣德年间内监亦失哈在伯力所树的《永宁寺碑记》来看，“知明初东北之版图极广”（第56页）。但《明史·地理志》只记辽东都指挥使司，竟削去奴儿干都司不载，“以实其明无东北境之说”，然而这又与明“兵制不合”，《明史·兵卫志》中“仍出奴儿干都司，及所属三百八十四卫之名，两志不相关照，自成抵牾”。（第26页）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，真是可气又可恨。孟先生还对所谓的三百八十四卫进行了考辨，认为它实为一百八十四卫之误。同时又指出，就是这一百八十四卫，清统治者也是绞尽脑汁，大做手脚，将与其有直接的、切身关系的建州三卫、奴儿干卫、斡朵伦卫皆加隐匿，而胡乱加上哈密、乌拉等卫，以防止读者从《明史》中找出破绽，达到掩人耳目之目的。

关于女真三部之历史。明代女真分为野人、海西、建州三部，一向臣服于明廷。野人女真居住于松花江以北黑龙江之地，即奴儿干境内，明中叶以后其扈伦四部渐占海西女真之地，“变为中叶以后之海西女真”（第31页）。海西为元代行政区域之名，属于辽阳等处行中书省。明中叶以后，海西为明廷屏藩，与明休戚与共。正因为这样，“扈伦四部不亡，清太祖终不得逞”。后扈伦四部为清太祖所并。但《明史》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，对海西女真“讳之”，“竟全没其名”（第35页）。建州女真之称由来已久，明廷因其原有之种别，以建州名其卫。但《钦定满洲源流考》在叙述一百八十四卫时，故意抽去了建州卫。该书“所云满洲源流，于明以前未名为建州时，叙述尚明，独于明代之源流，则故为紊乱，以掩建州设卫之痕迹”。可见《源流考》一书不是在考明清之源流，而是欲使人“因考而无从辨其源流而已”。（第47页）

关于建州三卫与明廷的关系。明成祖永乐元年（1403），明廷设置建州卫，以阿哈出为建州卫指挥使，后阿哈出及其子释家奴“皆以有功赐姓名”（第51页），分别为李思诚、李显忠。永乐十四年，明廷又设置建州左卫，以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。猛哥帖木儿在清太庙中，被称为肇祖，署名为都督孟特穆，“其都督之名所由来，即明廷之所授也”。（第124页）明英宗正统七年（1442），明廷鉴于猛哥帖木儿子董山与其叔凡察争夺建州左卫指挥使之职，叔侄不相下，纠纷历数年，于是将建州左卫分出一部分，另置一建州右卫，以董山为建州左卫指挥使，凡察为建州右卫指挥使。这就是建州三卫的由来。孟森先生以大量史实论述了明廷与建州三卫的君臣关系，并指出：“清世历代自称非明属国，其实建州乃明廷恩给，以存之于患难中者，本不能称国，直是明之辖地而已。”他还指出，封建皇朝的兴废，本可不必拘牵故事。明政既紊，臣民皆可取而代之。以清继明，有何不可？何须“必争建州之为明敌国，以免僭夺之嫌，反使底里被揭之后，人人觉其欲盖弥彰之无谓，此清之失计也。”（第69页）

事实上，建州三卫和明廷的关系还不止于此。孟先生的论述，还向人们雄辩地揭示了另一个事实，即建州经济的发展，完全得力于明廷的扶助。如所周知，明代女真对明贡道及互市之处，一向在开原南、北关，开原为海西女真所必经之处，建州则与抚顺接壤，而抚顺向无关市门。英宗天顺年间，董山反明事发被迫向明廷谢罪，明廷予以宽容，不仅不深罪之，反而下令于抚顺开关通市，“启其发展之路”（第160页）。这样，建州与明朝互市，不必再借道海西，而可直接由抚顺关出入，“所得物产之利于中土者，从此优越于海西，日以滋长，遂能并吞诸部，此不可谓非一大关键。”（第80页）

关于清之先世。孟先生生活的时代，人们对清的发祥地和清先世情况，不甚了了。因此，孟

先生在书中下大力予以考辨。

先谈清的发祥地。清高宗乾隆帝为标榜清与明向为敌国，“故兹开国方略之著，不重于继明定中原，而重于自俄朵里以至赫图阿拉……”④。这就触及到了清的发祥地问题。孟森先生指出，清祖先所居之地为鳌莫惠之鳌朵里城。鳌莫惠后改俄漠惠，一作鄂漠辉。鳌朵里后改俄朵里，一作鄂多里。那么其方位在何处呢？清代帝王欲追溯其祖宗之王迹，乃于松花江流域寻出今敦化县，指为俄朵里。实际上，俄朵里在长白山之东，即高丽境内。它在元朝时属辽阳行省，与高丽国王之管辖无关。至于赫图阿拉，即兴京，“清代自诩为发祥之地，实明辽边外荒土，恤董山先世之患难，赐给之，并非其部落所原来占有也。”（第166页）由此看来，清统治者真可谓数典而忘其祖！

清之先世，世系紊乱，前后颠倒错乱，是一个很难搞清楚的问题。这种情况的出现，固然与清人无书契记载有关，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清统治阶级的任意点窜删削所致。

据史载，清太祖努力尔哈赤在明神宗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十月出兵攻打乌拉时，曾指斥乌拉贝勒布占泰说：“我爱新觉罗氏由上天降生，……数世以来，远近钦服，从不被辱于人。汝即不知百世以前事，岂十世以来之事亦不如耶？”⑤实际上，努尔哈赤自己也未把“十世以来之事”搞清楚，倒是孟森先生理出了头绪。孟先生考辨出的清先世世系为：布库里雍顺（始祖）—— ？

—— 范察 —— 挥厚 —— 猛哥帖木儿（肇祖）
—— 童仓—石报奇 —— 福满
—— 董山

（兴祖）—— 觉常刚（景祖）—— 塔石（显祖）—— 努尔哈赤（太祖）。孟先生对其中作的几点解释颇为重要。第一，猛哥帖木儿的万户职，乃承袭自元初所授之先祖，即挥厚，可见“官万户者非始猛哥，则《元史》所谓元初设斡朵里万户府者，其受职为万户之人，确为斡朵里部始祖，而非猛哥”（第148页）。第二，董山非清先世之正系，但清既以建州左卫兴，而左卫之雄长建州，实自董山创之。董山“生时为犯明之祸首，伏诛后犹为种人所戴以复仇，使建州后人皆因以得袭。故清太祖之凭藉余烈，兼并驱率，以成大业，不能不推本于董山。”（第186页）第三，清既承董山而成大业，但为何又舍赫赫之董山，而尊寂寂之福满为兴祖，以之上继肇祖之世呢？原来，兴祖福满门祚甚微，“决非建州可以数及之部长”，故《清史稿·建州传论》说：“隆庆、万历间，建州诸部长，未有名近兴祖讳者”。以此证明“兴祖之非建州卫后裔”（第221页），还是为清与明向为敌国的观点服务的。

孟森先生自民国以后，专力攻研明清史。他详细分析史料，精湛考证。这在《满洲开国史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其具体表现如下：第一，以一书为纲，余书为订补。例如，在考辨奴儿干都司卫所时，以何乔远的《名山藏》为基本书籍，广征博引了十余种书籍，最后终于核清了一百八十四卫，揭穿了清统治者所作《满洲源流考》的真实目的：“非藉考以显满洲之真，实藉考以混建州之迹”（第44页）。第二，以明清两代所撰史书及朝鲜实录相对照，“对读之自明”（第202页）。这在该书中俯拾皆是，于此仅举一例。明英宗天顺九年，明廷讨伐建州之役，为明代对建州之一大兵事，而清修之《明史》对此竟湮没不载，而从《明实录》原文中，“正见建州全部女真，皆扰明边。《明史》于此事绝不采用《实录》”（第83页）。第三，从清官书中寻找记载矛盾之处和“漏见于无意中者”（第83页）。如，孟森先生在论述奴儿干都司所设卫所时，以《明史·地理志》和《明史·兵卫制》记载中的矛盾为突破口，广征博引，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。再如，《明史》本“讳言建州”，但《明史·朝 （下转第92页）

⑭《乐善堂全集定本》朱轼序。
⑮㉖㊷㊸《澄怀主人自订年谱》卷 4。
⑯《清世宗实录》卷 7。
⑰《国朝先正事略》卷 12。
⑱《清史稿》卷 267。
⑲《清世宗实录》卷 82。
⑳㉒《清史稿》卷 288。
㉑赵翼:《簷曝杂记》卷 1。
㉙㉜《康熙起居注》第 2 册。
㉚《国朝先正事略》卷 13。
㉛《文和公年谱·跋》。
㉞《清史列传》卷 9。
㊺《资治通鉴》卷 260。
㊿51《清高宗实录》卷 114、卷 180。
52 53《清高宗实录》卷 307。
54 昭梿:《啸亭杂录》卷 6。
55《清史列传》卷 14。

(上接第 102 页)
鲜传》不仅漏出建州,而且还漏出了童仓、李满住等人名,再加上其他史书的记载,就使人们看到:清之祖先在臣服于明廷的同时,还"实曾臣服朝鲜"(第 111 页)。

明了史实真相,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。如果史实不清,真相不明,那么历史研究就无从谈起。孟森先生在明清史研究中,虽然没有摆脱传统方法的某些弊病,但他以考证明了史实真相的治学方法,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。

---

①商鸿逵:《述孟森先生》,《清史论丛》第 6 辑。
②④《皇清开国方略·序》。
③商传:《读〈满州开国史〉》,《中国史研究》1993 年第 4 期。
⑤《清太祖高皇帝实录》卷四,壬子冬十月辛酉。